



“天下第一泉”，您好吗？

文 朱祖希

▽ 永定河流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它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。而人们一旦改变了它的运行规律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人们进行惩罚性的报复，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“天下第一泉”——玉泉和北京西山众多泉流的干涸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
玉泉断流

北京西部的太行山脉，被称为“神京右臂”。它自西南逶迤而来，至南口与燕山山脉相会，形成一个呈弧形的山弯，状若围屏，即“北京湾”。

“西山”乃京西诸山的总名。由

于其间林麓苍黝，溪涧交错，物产甚饶，古称“神皋隩地”。其水皆藻绿异常，风日荡漾，水叶递映，倚阑流览，令人流连忘返，颇有让人欣然欲赋吟唱之兴。因之，自古以来为帝王家所眷顾，建离宫，修别苑；僧侣们也纷

至沓来。待到明清两代，西山早已是风景佳丽，兰若相望，寺庙星罗，钟鼓之声相闻的名胜之地。而以泉胜者又莫如玉泉。其所以称“玉泉”乃因其泉水清冽，晶莹如玉，山亦以泉名，即“玉泉山”者。金章宗明昌年间在

玉泉山麓建行宫，修芙蓉殿，并将“玉泉”列入“燕京八景”号称“玉泉垂虹”。史书称：玉泉山西南麓有石洞，泉从中涌出，自上而下，宛若流虹。其东麓还有“裂帛泉”——“泉迸湖底，声如裂帛”因名之。又有泉自“玉龙洞中出，内甃石暗渠伏流入西湖（今昆明湖）”。明人邹缉在《北京八景图》中亦说：玉泉山“有石洞三，一在山之西南，其下有泉，深浅莫测。一在山之阳，泉自山而出，鸣若杂佩，色如素练，泓激百顷。鉴形万象，莫可拟极。一在山之根，有泉涌出，其味甘冽，门刻玉泉二字”。清在玉泉山建静明园，乾隆帝弘历还根据玉泉山水质之优，将其命名为“天下第一泉”，并将“玉泉垂虹”改为“玉泉趵突”。他在《天下第一泉记》中这样说：玉泉山“西山泉皆湫流，至玉泉山势中豁，泉喷跃而出，雪涌涛翻，济南趵

突不是过也。向之题八景者目以垂虹，失其实矣。爰正其名，且表天下第一泉”。据史籍记载，在乾隆年间，玉泉山有名的泉流多达30余处。其中著名的有8处：玉泉、涵漪斋泉、迸珠泉、裂帛泉、试墨泉、宝珠泉、涌玉泉、静影涵虚泉等。又据1928年、1934年有关考察资料记载，其冬季的总出水量为2.01立方米每秒。其中以玉泉山出水量最大，达1.41立方米每秒。1949年其总出水量有所下降，为1.54立方米每秒，1951年又降为1.0立方米每秒。

北京西山以玉泉为代表的，为数众多的泉流，是西山风景区和寺庙的“灵魂”，也是金元明清时代北京城的生命之源。即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十年中，“玉泉”也是北京城须臾不可或缺的水源地，在宫苑用水和城市园林水系中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但是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北京西山原有的众多泉流逐渐销声匿迹，就连号称“天下第一泉”的玉泉，也在1975年断流了……

何以断流

自然界是一个异常复杂又异常庞大的生态系统。要追索“玉泉”断流的原因，还不得不从北京西山的地质构造说起。因为，地下水（包括泉水）是大自然的降水（包括雨、雪等）渗入地下，在岩层中逐渐积聚，并在流动过程中遇到不透水层的阻隔，被迫上升并出露地表而成“泉”的。而北京西山的诸多“泉”，除了承接大气降水而外，还主要受永定河河水的补给。

我们知道，北京地区山脉和地貌形态的格局主要是7000万年前所发生的造山运动（地质史上称为“燕山运动”）形成的。“燕山运动”的巨大自然力，使过去沉积在京西山地范围内的各种岩层，在抬升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断层和褶皱，而且主要是呈东北—西南方向延伸的。北京的山脉走向和地貌形态，就是由他们控制的。

北京西山山地的山峰，主要是顺着褶皱系统排列的，并形成了一系列呈东北—西南方向的联脉：有的是沿着褶皱的背斜轴延伸的，有的则是沿着向斜轴延伸的。后者在地貌形态上被称为“倒置现象”。譬如，横跨在官厅和沿河城之间，作东北—西南方向延伸的一系列山峰，是大致顺着—



▲ 玉泉山妙高塔

条背斜轴延伸的；而京西的香山向南跨越永定河与九龙山的联脉，则是顺着一条向斜轴（“九龙山向斜轴”）延伸的。这条山脉以西的一些山峰，如妙峰山、清水尖、髻髻山、庙安岭以至百花山组成的山脉，则又是沿着庙安岭向斜轴延伸的。再往西横跨在沿河城和官厅之间，并作东北—西南方向延伸的一系列山峰，都是沿着一条背斜轴延伸的。

所谓“背斜”和“向斜”，是当地层发生褶皱时，产生的“凸面”和“凹面”，而且各有自己的“轴”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山峰却都处于“向斜轴”上，这就是地质地貌上的倒置现象。

源自山西、蒙古高原的永定河切穿北京西山，形成了长达108千米的深切曲流，即“官厅山峡”，在三家店附近出山。考察发现，上述的两个向斜都构成了一个上端出露于永定河谷，形成接纳永定河河水补给、渗透埋藏于地下逾千米的含水层，尔后穿越西山，在向斜的东南侧出露地表，形成泉流。如香山—九龙山向斜。凡是奥陶系灰岩出露地表的地方均有泉流涌出：自北向南依次有冷泉、黑龙潭泉、温泉、白家疃簸箕水、玉泉等。“玉泉”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溢出点。正是以“玉泉”为代表的众多流泉为北京西山的宫苑建设、寺庙修筑，提供了良好的水源保证。“玉泉”还是专供帝王用水的水源地，并开辟“金水河”，甚至禁止在金水河内饮牲畜，“濯手有禁”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鉴于永定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成灾，水患频仍，国务院决定筹集资金修筑官厅水库。建成后的官厅水库设计库容22亿方，既改变了永定河桀骜不驯的“脾性”，清除了中下游的水患灾害，更能为京津两地提供了城市用水水源。

据有关部门1951—1959年的统计数据估算，香山—九龙山向斜，永定河的渗漏量（补给量）就达10.06立方米每秒。但是，自1955年官厅水库建成以来，永定河中下游的水流日渐减少，甚至断流，自然也无法再从向斜构造中补给西山的诸多泉流，“天下第一泉”也因此而干涸了。

不仅如此，海淀镇迤西巴沟低地万泉庄由清乾隆帝命名的28眼名泉，

也都销声匿迹了。因为，这里曾是永定河在数千年前流淌过的故道。历史上这里被称为“丹棱洪”，甚至出现“海淀”这样的地名。永定河断流，不再有水补给，更有的泉流销声匿迹，也就是必然的结果。

有何启示

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曾经这样说过：“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图患于将来。知得知失，可与为人；知存知亡，足别吉凶。”

人们都知道，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人们须臾不可或缺，且不可取代的。人可以数日不进食，但不能一日不喝水。城市，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，当同此理。我们从北京城的成长发育，



▲ 玉泉趵突



▲ 20世纪初的的玉泉山



乃至成为文化古都、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，都仰仗着被称之为“北京的母亲河”的永定河。而数十年来，北京的中心城区从二环、三环、四环、五环乃至六环，犹如一张不断往外擀的“烙饼”。城市面积从60多平方千米，扩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350平方千米，乃至1000多平方千米；人口则从100多万，迅猛地增加到1000多万。水的需求量不断迅速增加。

1955年建成的官厅水库，拦截了永定河上游占流域面积90%的径流量，但由于上游各支流不断兴修水库，拦截地表水流（据统计现有大小水库267座）。因之，官厅水库从来也没有蓄到22亿立方米的设计库容。

“北京的母亲河”早已捉襟见肘。

城市的不断扩大、地表水供水的严重不足，必然造成对地下水的索取。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，有关部门曾测算北京城近郊区每年可开采的地下水为6亿立方米。但实际的开采量却

总是在9亿立方米以上。长年的超量开采使得平原地区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，有不少地方原有的含水层甚至已成了疏干区。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，又引起了地面下沉，并形成了东郊大郊亭、朝阳区来广营、昌平区沙河镇至东三旗一带、顺义区平各庄、大兴区庞各庄等多个地面沉降中心。沉降面积已达1800平方千米。迫于无奈，有些单位已开采被称之为“战备水”的深层地下水。众所周知，深层地下水是无法回灌补给的，而由此带来的环境地质问题也是难以预料的。于是，人们又不得不求助于“南水北调”，向长江要水。

环保人士马军在其所著的《中国水危机》一书中，曾经这样写道：他在对中国的河流进行全面的研究之后惊讶地发现，黄河、永定河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、长时间的断流、干涸，是因为黄河和永定河流域修建了太多的水库。这些水库经年累月地把水拦

截在自己家的“院子里”，结果导致了水坝以下的河道彻底丧失了作为自然河流的生命力。

因之，他认为水库修成之日，常常是河流下游干涸之时，也是河流生态系统崩溃之时。

永定河流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它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。而人们一旦改变了它的运行规律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人们进行惩罚性的报复，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
“天下第一泉”——玉泉和北京西山众多泉流的干涸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
因此，我们是否也应该沉下心来，好好地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：永定河上现有的众多水库，其作用究竟多大？我们是否应该还河流的本来面目，让它常年自由地流淌、歌唱？！

作者系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、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副主任委员

责任编辑 薄茹 助理编辑 朱生志